

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·热血沸腾的节奏

平凡的我，远大的梦

■本报记者 陈晓杰

大洋远航，海天之间，“飞鲨”起降。黑漆漆的机务准备间内，杨小雨的心跟着舰载机着舰的巨大震动声一起颤抖着。注视最后一架夜间飞行训练的舰载机稳稳停在着舰区，她才松了一口气。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机务中队副队长杨小雨，是今天航母上飞行训练的调度值班员，负责调度甲板上所有舰载机。指挥、回收、布列，从凌晨进入机务准备间，杨小雨一直忙到深夜。今天，杨小雨和战友们创造了这一阶段以来的舰载机出动量新纪录。虽然非常累，大家还是打起精神，对今天机务

工作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复盘，希望下次保障能够更快更高效。作为同批毕业学员中第一个“放单”、第一个独立负责分队的人，24岁的她已经成长为机务中队副队长。耀眼的的成绩背后，她付出的努力和艰辛可想而知。作为保障舰载战斗机的机务兵，杨小雨和战友们必须掌握岸基和舰基两种保障模式。尤其是舰上空间狭小、保障资源有限，遇上恶劣天气，航母摇摆不定，给机务保障工作增加了多重难度。“都说舰载机飞行员是‘刀尖上的舞者’，其实舰载机务兵作为‘伴奏者’，同样压力巨大。”杨小雨说。远海训练期间，每天面对的是高强度、快节奏的飞行训练。为了对战斗力负责、对战友的生命负责，每一名机务兵都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。成为机务中队副队长后，为适应岗位要求，杨小雨开始跟着一级军士长、机械技师刘良浩学习机械专业知识。刘良浩很欣赏这位“徒弟”，杨小雨也打心眼儿敬重这位“师傅”。“干机务，是个很磨人的活儿，难免有疲乏劳累的时候。但在师傅身上，热

情似乎从来没有消退过。”杨小雨告诉记者。刘良浩记得，自己刚当上机务兵那会儿，老班长就告诉他：“咱们海军机务兵，最终目的就是在航母上放飞舰载机！”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刘良浩的心里。尽管那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天究竟何时才能到来。近年来，随着人民海军挺进深蓝的航迹不断延伸，海军机务兵们那个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如今变成了现实：刘良浩和战友们站到了国产航母上，站在了

舰载战斗机保障一线。“时代给了我们机遇和平台，我们必须去珍惜。”入伍27年来，刘良浩保障过4型战斗机，对海军建设发展的脚步感受尤其明显，身上的使命感也愈发强烈。“大洋天梯”“海天铺路石”……外界给予舰载机务兵众多美誉。但是，越走越近他们，记者越觉得，他们身上这种“小心翼翼”格外令人敬佩，这种“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质朴，平凡又动人。杨小雨目睹过太多次舰载机从航母上起飞的场景。每一次仰望自己保障的舰载机从眼前腾空而起，发动机的呼啸

声都让杨小雨觉得热血沸腾。因为，那一架架“战鹰”的腾飞，也有自己的一份“托举”之力。这群仰望飞机的人，怀揣逐梦深蓝、向海图强的强军梦，用心走好脚下每一步、干好手头每一项工作。是的，平凡如你我，每一刻的奋斗姿态，每一次的拼搏背影，都将定格在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里。

记者手记

大海上，那群放飞战鹰的人

■本报记者 陈晓杰 范思达 通讯员 欧阳苇航 李超亚

特稿

凌晨5点，踏上航母甲板，将夜晚的气息抛却脑后，吸入清晨海面上清新的空气，曲己康顿时觉得自己精神起来了。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连续飞行训练的一天又开始了。海上夜雨，昨天训练后，机务中队副队长曲己康带着战友们给舰载机盖上蒙布。清晨，他们又把蒙布依次解开，按程序检查舰载机外表。波光粼粼的海面上，红彤彤的太阳不断跳跃，反射出一串串耀眼的光点。航母甲板上，开始忙碌起来。机务兵们穿行在舰载机前后，有的正通电，有的正检查机载设备，有的正检查武器挂载系统……

曲己康是一名成熟的机械师，也是这支部队里最年轻的机务中队副队长。当机组人员完成舰载机飞行前的所有准备工作，机械师要进行最后的核查，确保战机处于正常飞行状态。机务干久了，曲己康说自己“都有点强迫症”了。检查完战机，他会再去看看其他不放心的地方，直到反复确认没有问题。飞行安全无小事。“做我们这份工作，要相信自己，但又不能过于相信自己。舰载机的状态是动态的，同一架战机，今天没问题，不代表明天也没有问题。一定要坚持工作标准，绝不能麻痹大意，更不能有侥幸心理。”曲己康的严谨细致，写在他那张不爱笑的脸上。

与陆地机场上放飞战机不同，在航母甲板上，如果前一架舰载机无法按计划起飞，后续的战机都飞不了。舰载机一旦出现问题，机械师要第一时间检查后给出判断：到底能不能飞？是滑走还是停车？

航母编队远海训练，是在实战化条件下练兵，必须争分夺秒。对于所有岗位的舰载机务兵来说，上舰保障的每时每刻都神经紧绷。

一次次海上飞行训练，是对舰载机作战实力的检验，也是对于舰载机务兵实战化保障能力的考验。难度大、强度大、压力大……即使如此，上舰保障仍是该部所有机务兵的一致目标。因为，他们所有的努力和付出，就是为了舰载机一跃而起的那一刻。

严格，是对战位负责，更是对战友负责

“尹帅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跟学多看，不许上手！明白了吗？”二级上士李志鹏素来平和，但此刻他一脸严肃，嗓门也比平时高了许多。

舰载机务人员的培养，有严格的流程。经过相应岗位的训练和资格认证考核，才能成为各个专业的业务员，专业技能过硬，才能再经考核，成为业务员。至于什么时候可以上岗，都有严格标准。

尹帅才到机务中队两个多月，没有经过系统训练，更没有通过相应资格考核。按照规定，他是不能直接参与机务保障的。

作为师傅，李志鹏觉得，必须及时和尹帅说清楚，让他一开始就对岗位建立敬畏之心。尹帅喜欢机务工作。刚下连时，得知自己分到了舰载航空兵部队，他特别兴奋。一听见舰载机从岸基起飞的声音，尹帅就会不自觉仰起头在空中寻找。

看着从空中呼啸而过的舰载机，尹



图①：海军舰载航空兵某部机务人员进行飞机起飞前准备工作。

图②：机务人员细致检查飞机。

杨捷、傅金泉摄



帅觉得：“真的太帅了！”下连后，他主动申请去学舰载机务。

如愿转到机械专业，尹帅抓住一切机会学习。一到外场，有业务师喊他递个工具，他都格外积极。有时候，他忍不住跃跃欲试，想直接参与到放飞保障的机组工作中。

“靠热情可以去做一件事，靠能力才能做成一件事。有时候，光凭热情可能会坏事。”听到师傅的教导，尹帅开始静下心来，跟着师傅埋头扎实学习。

尹帅是机械师李志鹏的第一个徒弟。看到尹帅学习热情这么高，他也乐于施教。严师出高徒。每名机务兵都向往亲手在机组任务卡片上签字的那一刻。“离地三尺，没有小事。签下了名字，就代表你要对这架舰载机负责，就要保证它绝对没有问题。”一谈到专业，李志鹏就严肃起来，“干我们这个工作，开不得一点玩笑，更不能有轻浮态度。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，严格按照程序作业。”

舰载机务工作在长期探索中形成了严格标准，每一个规范化流程背后几乎都有惨痛的教训。严格，是对战位负责，

更是对战友负责。

一次，舰载机在舰上启动后出现特情，不能正常起飞。李志鹏和战友们迅速为飞行员挂梯子、开座舱盖，协助飞行员转上备份机。

他们紧急把战机从起飞位拉到舰岛前，在不妨碍其他战机继续起飞的情况下争分夺秒排除故障……

“要是打仗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”面对不敢想又必须想的后果，李志鹏在心中默默给自己加压：必须把训练当作打仗一样！

夜深了，跨昼夜飞行训练还在继续。机务休息间，记者见缝插针和李志鹏聊了一会儿。没说几句话，抬眼一看时间，李志鹏负责保障的战机马上就要落地。此时，送夜餐的餐车刚推到机务休息间，他来不及吃两口，就推门而去返回战位……

尹帅告诉记者：“舰载机的尾焰，特别好看！”从机务休息间出来，记者驻足漆黑的场外，等待舰载机从机库滑出、加速、起飞……

夜空中，战机紫白相间的尾焰，确实漂亮。这一刻，记者脑海中浮现出李志

鹏说的那句话：“好看风景，总在平安放飞每一架次的舰载机后出现。”

把每一次放飞都当作第一次去完成

飞行保障间隙，几名机务人员正趴在机务休息间的大桌子上小憩。桌上，胖的、瘦的、高的、矮的水杯，挨挨挤挤摆列在一起。其中，一个硕大的棕色水杯像个巨人，傲视“群雄”。

“休息间有饮水机，为什么大家到外场时还自带水壶？”记者问。二级上士金洋洋告诉记者：“外场保障时间比较集中，大家渴了进来拿自己带的水杯喝一口就接着干活，反而省事。”

飞行训练开始前，机务人员要提前进场准备；飞行训练结束后，他们还要检修装备，常常深夜甚至凌晨才离场。

当天一早，金洋洋和机组的战友们

就来外场。他们一起拿掉战机上的蒙布和各地的堵罩，然后开始通电检查，接着进行战位维护。检查完跑道，完成充、填、加、挂等所有准备工作后，战机才能升空训练。

一个架次舰载机落地后，金洋洋和战友们又开始重复一遍之前的飞行准备工作……日复一日地保障飞行训练，就是每名舰载机务兵的平淡日常。

“把每一次放飞都当作第一次去完成，就会觉得比较干劲。”金洋洋说，这是他为自己“加油”的方式。

休息时，金洋洋喜欢和战友们一起去骑行。“每一公里有每一公里的风光，每多骑一公里都会收获不同的心境，就像我们干的舰载机务工作一个样。”金洋洋说。

战位，最能激活军人的热血。舰基保障十分考验机务兵的专业能力和心理素质，也让他们能更准确地找到自身的不足。远海大洋上的实战化训练氛围，催逼着他们不断淬炼和提升保障能力。

中士李欣和金洋洋有同感。上舰飞行保障时，机组其他战友穿的是棕色马

甲，军械专业则因为和弹药打交道比较危险，需要身着红色马甲。当李欣穿着红色马甲站到航母甲板上，送走舰载机的一瞬，感觉自己“脑子像充血一样”，自豪感、紧迫感一起涌出来。

刚开始学专业时，李欣夜晚站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，觉得自己“渺小得如同一粒沙子”。如今，随着上舰保障任务越来越多，他的专业自信和自我成就感成倍提升。

只要专业过硬，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

中士李理想，黑脸黑胡茬，一眼望过去感觉是个粗犷的汉子。其实不然，李理想颇为“理想化”，还格外细腻。

李理想是一名保全员。机务兵里，保全员算个小专业。当学兵的时候，李理想听说“学救生装具专业还可以跳伞”，就报了名。

做保全员的第一课，就是学会“像对自己生命负责一样对战友生命负责”。训练高空跳伞课时，保全员使用的就是自己叠好的伞。

沿着“之”字形，一下又一下用力叠下去……一旦救生伞叠下来，通常需要几个小时。即使室内有空调，李理想和战友的衣服还是会被汗水浸透。

虽然干的是个小专业，但李理想从不“妄自菲薄”。“每一个专业、每一个岗位都有它自身的价值，没有主次之分。”他认为，作为军人，理所应当根据任务需求变换各种角色。只要专业过硬，每个人都可以是主角。

“保全员是最后一道‘阻拦索’。我们存在的价值就是默默在背后为飞行安全服务。”每一次竭尽全力叠完救生伞，李理想总会轻轻抚摸它，希望这件特殊的装备永远也用不上。

救生装具专业的战友们，都特别羡慕李理想，因为他是为数不多跟航母出过海的保全员。正是因为经历过在远海大洋上的保障任务，李理想更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。

中士刘卓群格外羡慕能上舰保障飞行任务的战友。作为修理厂质量控制室一名质检员，他掌握着一架架舰载机的“履历卡”，却鲜有机会上舰，这也成为他的一大遗憾。

舰载机机件有“三个寿命”——“日历时间寿命”“飞行时间寿命”和“次数寿命”。质检员必须准确把握这三个时限，及时提醒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维护或修理。

舰载机的“履历卡”信息必须双重备份，这是一项繁杂的工作。尤其是定检时，一架舰载机的任务卡就有厚厚一摞。录入相关信息的同时，这些数据也要同步输入到刘卓群的脑子里。他要成为行走的舰载机“履历卡”。

按照工作流程，刘卓群要每天给机组人员下发任务卡。机组人员在任务卡上记录舰载机的检查情况后签字。这些任务卡，就是刘卓群和舰载机建立联结的纽带。

去远海大洋上放飞舰载机，曾是刘卓群的梦想。如今，他手握舰载机任务卡，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自己的梦想。“战位需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努力做好什么。”他说。

时代的梦，也是这群年轻机务兵的梦想。这群赤忱的年轻士兵，如同航母上迎风而起的舰载机一般，加力起飞，奋力奔向更远的未来。